

崔東壁遺書

顧頤剛編訂



錢玄同題

科學史家
崔東壁先生
訪問記

前編

科學的古史家崔述目

引言	一
家世	六
年譜上	一四
年譜下	八四
後記	一
補叙	一

頁數



年譜目

頁數

清乾隆五年，庚申（一七四〇）

崔述生

一歲……………一四

乾隆八年，癸亥（一七四三）

始讀書
弟邁生

四歲……………一五

乾隆十九年，甲戌（一七五四）

兄弟同入學

十五歲……………二四

乾隆二十年，乙亥（一七五五）

至永煥衙內讀書

十六歲……………二五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一七六〇）

中副榜

二十一歲……………二九

乾隆二十六年，辛巳（一七六一）

陳履和生

二十二歲……………二九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一七六二）

兄弟同榜中舉人

二十三歲……………三〇

年譜目

乾隆二十九年，甲申（一七六四）

入關迎娶成孺人
始致力於古詩

二十五歲……………三三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一七六八）

館於武安
編成弱弄集

二十九歲……………四五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一七六九）

究心六經
始立志著考信錄

三十歲……………四七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一七七二）

父崔元森卒
妻父成懷祖卒

三十二歲……………五五

乾隆三十七年，壬辰（一七七三）

作先府君行述

三十三歲……………五七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一七七三）

著春王正月論
作楊村捕盜記

三十四歲……………五八

乾隆三十九年，甲午（一七七四）

寫定救荒策四篇
上汪韓門書

三十五歲……………六八

乾隆四十年，乙未（一七七五）

作祭石屏朱公文

三十六歲……………七三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一七七六）

與董公常書

三十七歲……………七四

乾隆四十二年，丁酉（一七七七）

子天祐生
作朱公墓誌銘

三十八歲……………七八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一七八〇）

館於北阜 編成樂飢集
子天祐死 母李孺人死

四十一歲……………八〇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一七八一）

弟邁死
作五服異同彙考

四十二歲……………八一

乾隆四十七年，壬寅（一七八二）

作先孺人行述
作扶病贊

四十三歲……………八三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一七八三）

始著考信錄

四十四歲……………八四

乾隆五十年，乙巳（一七八五）

作曹氏家譜序
納妾周氏麗娥

四十六歲……………八七

乾隆五十三年，戊申（一七八八）

五服異同彙考成
作段垣詩訂後序

四十九歲……………九四

乾隆五十四年，己酉（一七八九）

館於安陽西山乞伏村
編成知非集

五十歲……………一〇〇

乾隆五十六年，辛亥（一七九一）

洙泗錄補上古錄初稿成

五十二歲……………一〇六

乾隆五十七年，壬子（一七九二）

至京待選，遇陳履和

五十三歲……………一〇八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一七九三）

作贈陳履和序
重刪知非集并作序

五十四歲……………一一一

嘉慶元年，丙辰（一七九六）

唐虞錄脫稿
赴羅源任，遇陳祁案

五十七歲……一一四

嘉慶二年，丁巳（一七九七）

陳履和刻四種書鈔

五十八歲……一一七

嘉慶三年，戊午（一七九八）

有黃玉興上控案

五十九歲……一二三

嘉慶四年，己未（一七九九）

調署上杭縣
手書貽謨篇

六十歲……一二七

嘉慶五年，庚申（一八〇〇）

解上杭任，仍回羅源
妾麗娥死

六十一歲……一二九

嘉慶六年，辛酉（一八〇一）

在羅源刻經界考
捐主事離羅源任

六十二歲……一二九

嘉慶七年，壬戌（一八〇二）

春，北歸

六十三歲……一三七

嘉慶九年，甲子（一八〇四）

作竹書紀年辨偽

六十五歲……一三九

嘉慶十年，乙丑（一八〇五）

陳履和重刻經界考修刻洙泗錄
三正考 考信錄成 易卦圖說成
居於彰德

六十六歲……一四三

嘉慶十一年，丙寅（一八〇六）

改刻三正考經界考

六十七歲……一五〇

嘉慶十二年，丁卯（一八〇七）

作五服考序

六十八歲……一五一

嘉慶十三年，戊辰（一八〇八）

陳履和刻唐虞錄

六十九歲……一五二

嘉慶十四年，己巳（一八〇九）

用聚珍板印洙泗餘錄

七十歲……一五五

嘉慶十五年，庚午（一八一〇）

跋定本洙泗錄
成七月篇解

七十一歲……一五六

嘉慶十七年，壬申（一八一二）

跋楊村捕盜記

七十三歲……一五八

嘉慶十九年，甲戌（一八一四）

作鯤池陳公墓碑
訂定全書 成孺人死

七十五歲……一六〇

嘉慶二十一年，丙子（一八一六）

崔述死
陳履和至，受遺書

七十七歲……一六二

嘉慶二十二年，丁丑（一八一七）

陳履和刻三代錄於太谷
崔述夫婦歸葬魏縣

卒後一年……一六三

嘉慶二十三年，戊寅（一八一八）

陳履和作東壁行畧
太谷孔廣沅重刻洙泗錄

卒後二年……一六四

道光元年，辛巳（一八二一）

陳履和在北京刻提要及孟子事實錄，重刻補上古錄唐虞錄

卒後五年……一六六

道光二年，壬午（一八三三）

汪廷珍作考信錄序

卒後六年……一七一

道光三年，癸未（一八三三）

陳履和上東陽縣任

卒後七年……一七三

道光四年，甲申（一八三四）

陳履和刻成遺書

卒後八年……一七三

道光五年，乙酉（一八三五）

陳履和死於東陽
東壁遺書板存金華府學

卒後九年……一七五

光緒二十九年，癸卯（一九〇三）

日本史學會印行那珂通世標
點之東壁遺書

卒後八七年

民國十年，辛酉（一九二一）

顧頡剛標點東壁遺書

卒後一〇五年

民國十二年，癸亥（一九二三）

胡適撰科學的古史家崔述

卒後一〇七年

民國十七年，戊辰（一九二八）

顧頡剛尋得鈔本二餘集

卒後一一二年

民國二十年，辛未（一九三一）

洪業發現鈔本知非集
姚晉榮尋得針餘吟稿

卒後一一五年

民國二十二年，癸酉（一九三三）

范廉泉發現菽田贈筆殘稿

卒後一一七年

民國二十三年，甲戌（一九三四）

張文炳尋得鈔本德昂遺書

卒後一一八年

民國二十五年，丙子（一九三六）

顧頡剛標點之東壁遺書出版

卒後一二〇年

年譜目

科學的古史家崔述

胡適

(二七四〇——一八一六)

『大抵戰國秦漢之書，皆難徵信，而其所記上古之事尤多荒謬。然世之士以其流傳日久，往往信以爲實。其中豈無一二之實？然要不可信者居多。乃遂信其千百之必非誣，其亦惑矣！』
（崔述考信錄提要上，頁一〇。凡本帙所引崔書

頁數，均照亞東圖書館新印顧頤剛先生標點本。）

『今考信錄中，凡其說出於戰國以後者，必詳爲之考其所本，而不敢以見於漢人之書者遂真以爲三代之事也。』
（同上，頁九）

『今爲考信錄，不敢以載於戰國秦漢之書者悉信以爲實事，不敢以東漢魏晉諸儒之所注釋者悉信以爲實言。務皆究其本末，辨其同異，分別其事之虛實。』

而去取之。雖不爲古人之書諱其誤，亦不至爲古人之書增其誤也。」（同上，

頁一八）

『大抵文人學士多好議論古人得失，而不考其事之虛實。余獨謂虛實明而後得失或可不爽。故今爲考信錄，專以辨其虛實爲先務，而論得失者次之。』

（同上，頁三四）

西歷一八二四年，當清道光四年，一個雲南石屏州人，陳履和，在浙江金華府東陽縣做知縣，把他的老師崔述的一部不朽的遺著（崔東壁先生遺書）刻成。刻成的次年，陳履和遂病死了。他死後『宦囊蕭然，且有負累；一子甫五齡，並無以爲歸計。』幸虧當時署金華府知府的蕭元桂替他設法彌補虧空，把東壁遺書的板本二十箱留存金華府學，作爲官物交兌；他並且邀集金華府各縣的同官，捐助刻資六百兩，方才把陳履和的家眷送回雲南去。（以上據蕭元桂東壁遺書序。）

明年（一九二四）就是東壁遺書刻成的百年紀念了。這一百年中，這部不朽的奇書幾乎沒有人過問。約二十年前（一九〇三——四）日本學者那珂通世把陳履和刻本加上標點排印出來，中國人方才漸漸知道有崔述這個人。崔述的學說，在日本史學界頗發生了不小的影響。近來日本的史學早已超過崔述以經證史的方法，而進入完全科學的時代了。然而中國的史學家，似乎還很少賞識崔述的史學方法的。劉師培在國粹學報第三十四期曾發表一篇崔述傳，頗能指出他的方法的重要；他說：

述生乾嘉間，未與江戴程凌相接，而著書義例則殊途同歸。彼以百家之言古者多有可疑，因疑而力求其是。淺識者流僅知其有功于考史，不知考信錄一書自標界說，條理秩然，復援引證佐以爲符驗；于一言一事，必鉤稽參互，剖析疑似，以求其真。使即其例以擴充之，則凡古今載籍均可折衷至當，以去僞而存誠。

劉氏之言並非過譽。但此外竟沒有別人作同樣的介紹了。

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

論，雖有專論清代史學的一節，但竟不曾提及崔述的名字。

當崔述生時，他自己也知道他的著述在那個漢學統一全國的時代是不合時宜的。陳履和做他的行略時，也說他『老未登第，官又不達，且其持論實不利於場屋科舉，以故人鮮信之。甚有摘其考證最確，辨論最明之事，而反用爲詆謫者』。然而崔述却不很介意。他到了晚年，自己編定全集的目錄，並且自己加上一篇短跋（見陳刻本遺書第一冊）在這跋裏，他很慷慨的告訴我們道：

世之論者皆謂經濟所以顯名於當時，著述所以傳名於後世。余之意竊以爲不然。人惟胸有所見，茹之而不能茹，故不得已假紙筆以抒之；猶蠶食葉，既老，絲在腹中，欲不吐之而不能耳。名不名，非所計也。

他的考信錄做成之後，他自己作一篇書考信錄後說：

君子當盡其在己。天地生我，父母教我，使天地間有我，而我又幸有此牖隙之

明，如之何其可以自安於怠惰而不一言，以負天地而負父母乎？傳與不傳，聽之時命，非我所能預計者矣。

這兩次莊嚴的宣言都可以表示他著作的精神。他自己只是『欲不吐之而不能』，故發爲文章，並不計較他的著作傳與不傳。然而這樣一個偉大的學者，這樣一部偉大的著作，竟被時代埋沒了一百年，究竟不能不算是中國學術界的奇耻！明年到了東壁遺書刻成的百年紀念，若還沒有一篇鄭重的介紹出來，我們就未免太對不住這位新史學的老先鋒了。況且我深信中國新史學應該從崔述做起，用他的考信錄做我們的出發點；然後逐漸謀更向上的進步。崔述在一百多年前就曾宣告『大抵戰國秦漢之書多難徵信，而其所記上古之事尤多荒謬』。我們讀他的書，自然能漸漸相信他所疑的都是該疑；他認爲偽書的都是不可深信的史料；這是中國新史學的最低限度的出發點。從這裏進一步，我們就可問：他所信的是否可信？他掃空了一切傳記讖緯之書，只留下了幾部『經』；但他所信的這幾部『經』就完全無可疑

了嗎？萬一我們研究的結果竟把他保留下的幾部『經』也全推翻了，或部分的推翻了，那麼，我們的新史學的古史料又應該從那裏去尋？等到這兩個問題有了科學的解答，那才是中國新史學成立的日子到了。簡單說來，新史學的成立須在超過崔述以後；然而我們要想超過崔述，先須要跟上崔述。我爲以上種種原因，作這篇崔述的紹介。

一 家世

崔述考信錄做成之後，自己做了兩卷的附錄，詳叙他的家學淵源和少年遇合。家學淵源章的自叙說：

人之登顯位享厚奉也，有崛起於寒微者，有蒙先世之業而得之者。其於學問也亦然。漢王充鄭康成，崛起者也。漢司馬遷班固，晉王隱，唐姚思廉李延壽，